

黑的程度，是由比較的情形而顯示出來的。

或者有人認為電影中的彩色過多過雜，不容易我們理性的分析與配合。不過，我們要知道任何一種藉重彩色表現的藝術，儘管它總的顏色再多再雜，仍不失去其主要的基調。當然，其他的彩色都必須為其表現出「主調」而存在。依如文學一樣，任何情節的穿插，仍為其「主題」而發展。

笛卡耳曾經將哲學比作一株樹，玄學是它的根，物理學是它的幹，力學、醫學、道德學是它的葉子。

我們借用他的比喻，應該把電影彩色也當做是一株樹，美術是它的根

，色彩學是它的幹，建築學、光學、美學、色彩心理學是它的葉子。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哲學和科學的思潮，有一個偉大的相異之點，就是十九世紀的學者們大多偏重機械觀。二十世紀的學者們則多偏重有機觀。我們都知道機械觀是以求部份之和可知全體的。有機觀則是以瞭解全體，必須研究全體所持有的屬性，不僅深究，却更深求。基於這兩種兩個世紀所持有的觀念，我們對電影彩色的看法，應當持有一種或者選擇一種觀念，來理性探索，虛心研究。這才是藝術家對藝術應有的學習與深究的態度。

不幸的

抽象繪畫

青繁

近年來，在臺灣也出現了不少抽象派的畫展，如東方畫展、聯合書畫展以及青雲、五月兩畫展之一部份作品，比比皆是。雖然本省畫展還是屬於抽象以前之畫派——即被稱具象派——居多，可是抗不住時代的潮流，逐漸受到時代最前鋒的抽象派畫法之影響，尤其是頗為當前最富有熱情與勇氣的青年畫家們所歡迎，因而出現了若干優秀的作家和作品，現已在國際畫壇中脫穎而出，為一向被認為落伍的我國畫壇揚眉吐氣。

可是目前尚有許多人對抽象派的繪畫，均稱

「不懂」或「難解」，甚至「抽象畫不能引起感動」或發出「到底抽象畫是為誰而作畫」的各種觀感。但是儘管一般大眾之是否充分了解，此種進口不久的抽象繪畫，已甚明顯地在既成的本省畫壇插進了其巨大的足跡，特別是青年們的抱負，對此有日益增加之傾向。此時在一般的美術愛好者之間，尚有不少溺愛着具象美術（即指畫面上有具體物形者），而把抽象美術置之不顧。甚至如文化人、智識人等亦抱此種觀念，可是也有一部份人，咸以不知為恥，而偽裝知者亦屬不鮮。

抽象畫雖然在當前美術論壇裡，尚未獲得一般人的可能確切理解，有關它的答案，那麼我們要採取甚麼途徑來理解它呢？

關於上述這點，在不懂抽象繪畫的人，也許因畫面上看不出任何形狀而感不安，或是對其所畫的作品裡找不出任何事物的意味而抱失望。事實上抽象繪畫是沒有現實之事物的投影，也沒有現實的意味之裝含。因此欲努力求知則多歸於失望。故應啟發自身之感覺性直接擬視畫面，來獲取某種想像力以外是沒有較好的辦法。如果有人強調對抽象繪畫不能引起任何感動者，在作家也無法釋明，只好舉手投降而已。總是抽象繪畫既有真假，而把真假混在一起，而指罵抽象繪畫是迷惑世人的怪物，或認為不應該有的東西，這是不合理的。我們相信，好和真的抽象繪畫絕對是會給觀眾引起感動的。那麼真的抽象繪畫是一種怎樣的畫呢？具體的說，抽象繪畫好像是作家的繪畫思考的體

系，所以沒有式樣上的統一，往往因作家而異其畫面構造。給觀衆感動的色彩是屬於個性而排除自然色彩。其次是作家如何意識空間的問題，由於想像所產生的此種觀念，好像是非常費解和難以親切，總之抽象繪畫的刺戟揣摩者之理知性和感應性的深度，是比較寫實派繪畫更會給習慣的欣賞者引起生動的想像力。不過繪畫作品一方面是由觀衆給與生機才能存在的，所以對抽象繪畫如果沒有受人感動而賦與生機時則無存在的價值了。因此抽象繪畫是須要欣賞者之想像力來參加的。

抽象畫家雖然是畫內面的現實，而不畫外面的現實。但是如果其所畫的內面現實，而不能引起觀衆之共鳴，則畫家自身也無存在的理由。而且畫面不能引起觀衆之感動者，那麼這張畫也是沒有存在的價值了。不過由於最近抽象繪畫之漸趨茁壯旺盛的事實而言，這就是獲得欣賞者之感動日漸增加的鐵證，又是說畫家並不是在孤島上而作畫自誤的。

如上所述，因為抽象繪畫是傳達作家之感動爲目的，而與具象繪畫的須要嚴格素描恰巧相反，同時容易被認爲「亂畫」的緣故，而引

起真假難分之論不絕，致使一般對於抽象繪畫都抱着不信任的態度。因此，抽象繪畫的理論，大家都認爲有其必然性，可是其現實的作品，都因看不懂而令人費解的緣故。甚至也有人坦白斷定，抽象繪畫是難得被認有價值的東西。不過在現代建築界和設計界以及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都有抽象的偉大潮流在浸透着和滋潤着，我們也不能以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把抽象繪畫予以扼殺的。

談到作品真假的問題，這不限抽象繪畫，在寫實派的繪畫界也是有的。欲認真揣摩其好壞，在觀衆方面也應持有識別真假的眼光之必要。

畫家怎樣要畫人家不懂的東西呢？雖然畫家只能乾脆地覆答說「我要畫這樣就畫這樣」而已。不過稍爲深思一下，就應該明白現代人是不是還能如已往的人們，會認真信用憑肉眼看到的東西呢？比如對着一個蘋果，在昔日的畫家則將其現實之形色忠實地來灌輸自己的感情和理想把它寫生出來就算滿足，但是現代人的觀念則並不如此單純，因爲心理上已離不開複雜的社會生活環境，自然也不會肯定於一個

物件所感覺的描寫了。總之，外界的意識，自然與人間會發生不可想像的鴻溝，所以現代人需要發動一切的想像力來超越這個宿命的深溝。因此我們必須明瞭，假使有一個未知世界出現於眼前時，我們每個人自然會體到環境的需要，運用推理和想像來探求其構造、法則和本質的。

那麼，如此現代畫家的抽象作品，是否能夠流傳於後代，其藝術作品的生命到底能有多少年的種種問題。肯定的說一句，這是全看其作品之好壞而定的。因此勇敢地面對現實而奮鬥的作家——盡管是把他的創作當作消耗品而繼續直幹實驗性的堅毅精神，尤比爲永久不朽的作品而奮鬥的舊時代之作家，還多麼的難能可貴。

看起來目前世界的畫壇還是正在傾向抽象的大路前進，不過還有過去的美術教育的既成觀念，阻害着它的進軍，筆者誠懇地希望今後大家應打破舊的觀念——爲抽象美術教育開拓一條新的路徑。

不論怎樣，現在抽象畫家所要畫的感動，未能給觀衆們率直地接受是一件不幸的事哩！